

九歌文庫
428

衣若芬著

青春祭



衣若芬著

青春祭

九歌出版社印行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九歌文庫 428

青春祭

The Record of Youth

著者：衣若芬

發行人：蔡文甫

發行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
電話／5776564・5707716

郵政劃撥／0112295-1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

香港總代理：有成書業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康民街2號康民工業中心10字樓8號室

電話／5-580280 傳真／5-582101

門市部：九歌文學書屋

北市八德路三段12巷51弄34號(電話／5792838)

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73號(電話／7773915)

印刷所：崇寶彩藝印刷公司(電話／02-2876522)

法律顧問：龍雲翔律師(電話／02-3963908)

蕭雄淋律師(電話／02-3677575)

初版：中華民國84(1995)年11月10日

定價：新臺幣150元

ISBN 957-560-385-0

(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掉換)

目 錄

- 追風・5
- 來！吹口琴吧・12
- 關於「女人味」的悄悄話・16
- 臺老師的手・21
- 老師也會上廁所・27
- 吃乖乖的老人・32
- 無照遊俠・36

面具底下的秘密・	40
「酷」的愛情美學・	44
欠扁・	48
甲子桂花・	53
六歲脫衣舞孃・	57
長得很東方的亞洲女子・	64
到解放軍醫院求診・	73
獵屋行動・	83
阿紀與阿鴻・	92
交談・	104
湯匙・	114
麻臉丈夫・	120
媽媽上學去・	125

臺灣女兒不要哭・137

青春祭・146

痛苦的蘇格拉底與快樂的豬・154

寫給我的小白老鼠們・163

櫻桃小丸子的微笑（後記）・179

追風

推開骨科診療室的玻璃門，戴金框眼鏡的大夫從護士身邊走回座位，以蒼老的笑容迎接我。雙腿膝蓋淤血，浮著紫得發黑的腫塊，他邊按邊職業化地關懷，疼得我立刻縮回，有氣無力地答：「騎機車跌倒了。」

果然他又是從台北市紊亂的交通開始高談闊論，結語是：你不撞人，人家未必不會撞你，小心翼翼，一不留神，命就丟在路上啦！

決定買車並不算倉卒，常常因公共汽車誤班，在路旁徬徨無依，又招不到計程車而氣惱；或是交通阻塞，眼見機車騎士神乎其技地穿梭於動彈不得的車河——集

結了所有的焦急、慌張、不耐與厭倦，成為嚮往駕馭一種能夠自主個人時間的交通工具，衡量過經濟狀況和停車位諸多因素，原本已經十分繁忙的街道，又增添了一位都市小遊俠。

車行老闆交給我鑰匙和證件，這個比起重型機車小巧，對我而言卻是龐然大物的機器獸，在我笨拙的攙扶下爬行得歪歪倒倒，令力量薄弱的我更加手足無措，還沒啓動，便產生畏懼。以往對它一無所知，有時還會咒罵那些呼嘯著闖過市井，引發震耳噪音的狂徒，不屑於他們的囂張跋扈。機車不像腳踏車悠然輕快，也沒有汽車的風度高雅，印象中，總以為它的主人是運送瓦斯桶的年輕漢子，不然就是口嚼檳榔的泥水匠；個性急躁，衝勁十足的傢伙故意騎得飛快，好讓後座緊抱住腰的女孩嚇得尖叫，它所興起的聯想似乎不僅庸俗而且粗鄙，一股莽撞的傻氣。

儘管如此，兩天後我仍壯起膽子「上路練習」，所謂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」，既然已來到虎口，乾脆硬著頭皮往前行。自動點火的車四平八穩，好像比騎腳踏車還容易，我全神貫注，把持住方向，任馳掠過的騎士投我以好奇的一瞥，機車可能

是比較男性化的產品，但是在這個時代，這個都市，女孩子騎車並不值得大驚小怪，大概是看我一副如履薄冰的樣子，覺得可笑吧！

遠遠地，看見紅燈亮起，我便減速慢行，放開油門，結果還不到路口就止住了，後浪一波波湧來，等燈號變換，我是乖順的車串尾巴，追隨著怒吼的前車。最怕到下一個路口作先鋒，後頭急促的喇叭聲催得我心慌，不知不覺，竟讓到右轉的岔路上了。大十字路口向左轉也是考驗技術的關口，由外側向內側車道靠攏，要顧慮後方來車，但也不能過分遲疑，否則就被卡在路當中，進退兩難，或者只好直行，拐到垂直的方向再等綠燈，彎的角度、煞車時的位置都必須恰如其分，幾次因輪胎過於傾斜而在衆目睽睽下狼狽地滑倒，假使那天又不幸剛好穿裙子，災情之慘重，簡直無地自容！

初生之犢經歷磨鍊後，自以為頗富「游刃有餘」的架式，於是大大方方地在尖峰時間的基隆路車陣裏亮相。

夕陽輝映著後照鏡，光影裏驟然閃出一輛客運巴士！喇叭聲還沒響完，我向右

急轉，躲避不及，只聽見幾塊金屬碰擊的擠軋聲，我已被從後追撞，摔到路邊。

掙扎著爬起來，頭暈得站不穩，客運司機貌似屠夫，跼著拖鞋過來指責我車速太快：「趕著去死啊？」還沒考駕照我不曉得將近三十公里的時速到底算不算快。

一位好心的路人幫我扶車，我找到另一隻掉落的鞋子，從車窗探出一顆顆腦袋，我迷迷糊糊看著司機丟下怒罵，排氣管噴出一口濃黑的烟，朝暮靄衝去。

團聚的人們紛紛議論：

「好加在妳頭殼沒怎樣。」

「女孩騎車卡危險啲！」

「他怎麼那樣惡霸？」

「車子還很新哪！」

「可惜撞成……」

我一跛一跛收拾散亂的書，到路心撿回斷裂的後照鏡，機油流了一攤。想打電話求救，誰？血從大腿滑下，凝結在絲襪的破洞，銅板無用。後座歪得變形，安全

桿緊嵌住車殼，我，發動尚堪使用的引擎，回家。

「能爛成這樣還活著回來，厲害！」車行老闆驚訝於我高超的碰撞成果，我報以感激的苦笑。一對等公共汽車的父子看得目瞪口呆，「你看，飆車好危險！」好個機會教育。車的龍骨彎曲，後架全毀，要動大手術，我不忍見它受此折磨，卻又無能為力。

劫後重生，好馬再世。我如失去了草原的北疆女子，在二十世紀荒漠的都市水泥森林中馳騁徘徊，狂風起兮髮飛揚，掃成我奕然的神采。每當停下來喘口氣，瀏覽車景是一大樂趣：騎乘嬌小的「達可達」、「新生代」不乏可愛的美腿姑娘；什麼人騎什麼車，氣質多半相稱——「偉士牌」穩重、「野狼」毫邁，高挑的「D、T越野車」鶴立車群，那瀟灑不羈的調調贏得「Death Travelling」的解釋，玩具似的「兜風」和除草機似的「名流」車是警察伯伯關心的重點，還有的車形狀如牛，有的耿直如狗、有的俏皮如螳螂……。自從飆車之風掃蕩全省，改裝零件或修飾車身的情形十分普遍，換車身外殼、輪胎、汽車喇叭、車燈；裝置音響、天線；噴漆，

以及貼不知所云的日本漫畫或文字貼紙，各類名堂，令人眼花撩亂。

騎車縱然方便，台北市污濁的空氣卻實在不敢領教。如果沒戴口罩，又擺脫不掉前頭的大車，它只要輕聲嘆息，我就不得不屏住呼吸，這一趟行過，吸進的灰塵嗆得人直咳嗽之外，漫天烟霧阻擋茫茫前途，甚於任何二手烟，順手抹臉，恐怕跟擦皮鞋一樣黑。我不明白為什麼路面總有凹陷的圓蓋子，而且偏偏出現在必經之處，有時接二連三，走避無途，晃動顛簸事小，要是遇著挖路的深洞，那可真是「坑人」了！是不是擔心大家行馳得太順暢、太平坦會加快車速，所以藉此稍稍節制？

老天爺頗受騎士們端賴，氣候變化，冷暖自知。炎陽當頭直曬，燒灼得可烤麵包；細雨綿綿，則渾身也像要發霉斑；最好是惠風朗日，乾爽而舒適，驅車至市郊小丘，俯瞰芸芸衆生，得一大解脫！寒風如刀刮的冬天，鼻子凍得發紅，無圍巾手套難以成行。若是再迎著刺骨的冷雨，車子又容易熄火，腳猛踏起動器壓得痛極了，還不如鑽進悶濕的公共汽車，暖暖身子。夏日午後的傾盆暴雨像碎石擊面，模糊了我的視線，從雨衣反彈到地面還是巨大如豆，片刻間就淤積成河。我一面努力前航，

一面遠離逼近的大輪，擔心它潑濺起比人還高的黃泥雨爆。

當路燈漸漸睜亮惺忪的睡眠，英武地豎立成一條條筆直的銀線，串掛起晶瑩的明珠，綴飾天際的星雲，在成簇紅色和黃色的燈花裏，也綻放著我小小的一朵光。路面從輪下向後滑退，我望著前方，即使幾番因跌倒而傷腿，我依舊掌握著車把，和風追逐，讓奔馳的快意滌清我的積鬱，激盪我的雄心，然後，我將——衝越烟塵。

來！吹口琴吧

在我的書桌抽屜裏，一直擺著一把口琴。

破舊的口琴表面的鋼片已經磨損，縱橫交錯的刮痕掩蓋了上頭的字跡，送口琴給我的那位叔叔說，那幾個英文字的意思是「蝴蝶」，我猜他是看見了反面的一隻蝴蝶花紋才知道的。記不得是幾歲，也記不得他為什麼送我這把當時就已不新的口琴，它便陪伴著我，度過我沒有洋囡囡的童年。

殷殷期盼一舉得男的父母，不知見我出生後是怎樣的心情。親朋好友預先贈送的小男童裝和玩具，直到有了弟弟才派上用場。我和弟弟搶著玩手槍，媽媽說那是

男生玩的，我生氣爲什麼大人不做女生玩的手槍，氣得撇嘴巴，媽媽拿鏡子叫我照，笑著說：「瞧妳！像個醜八怪！」

進了幼稚園，才曉得女生也有玩具，就是洋囡囡，媽媽說我已經過了玩洋囡囡的年紀，我在唸書了呢！而且，我家有了真正的可愛囡囡，就是我的妹妹。

於是，這把口琴成爲唯一屬於我的玩具。

似乎我天生就有吹口琴的稟賦，只要是旋律熟悉的曲子，我都能摸索著吹吹吸吸，找出音調的位置，雖然還沒有學過Do Re Mi，我和我的口琴有自然的默契。

口琴本來用一個墨綠色的紙盒裝著，時開時關，它的形狀老讓我聯想到棺材，而我心愛的口琴躺在裏面，就像一具冰冷的屍體。紙盒日漸破爛，我便爲口琴鈎了一件毛線衣，我想毛線套子會比紙盒溫暖多了。

學校音樂課，老師要我們每個人表演才藝，同學們彈鋼琴、拉小提琴，或是唱歌，我怯生生地從書包裏拿出我的小口琴，胡亂吹著走調的旋律，雙唇因緊張而微微顫抖，口琴也像拿不穩似的，在冒汗的手裏變得滑溜溜。

後來老師正式教我們吹口琴，說有燕子或蝴蝶的在上面，我才發現我的口琴兩片鋼片裝反了，而且還斷了一顆「牙齒」，所以有點走音。我小心翼翼地在赭紅色塑膠殼邊緣刻下「衣」字，那個年紀，我特殊而罕見的姓氏就足以代表全部的我。

寂寞、煩悶，抑或傷心時，我總愛用力吹口琴，那比聽狂吼的熱門搖滾樂還能抒發我的情緒。對著鏡子，我看見倔強的自己狠命把氣吞吞吐吐，任淚流濕鋼片，浸滿我的手。吹得疲累了，嘴唇也紅腫起來，突然覺得吹口琴的模樣真像在啃玉蜀黍，越想越滑稽，忍不住愚蠢地朝自己笑了。

一日在街上，無意間聽到口琴聲，我心頭一震，尋著音符來到一位賣口香糖的殘障同胞身邊。他萎縮的雙手努力地撐著口琴，曲調卻是輕鬆而活潑，過往的行人有的丟下錢，順手拿一包口香糖便匆匆離開；有的則彷彿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。我呆立靜心聆聽，第一次了解口琴原來可以吹奏得那麼悅耳，那麼感人，更強烈懷念起被我擱置許久的口琴。回到家，立刻打開抽屜，見到音孔裏積滿塵垢的它，眼眶不禁一熱。